

“安徽文学奖”获奖中篇小说集

走入 枫香地

huiwenzujiang"

jiang Zhongpian Xiaoshuoji

ru Fengxiangdi



安徽文艺出版社

00138219

"Anhui Wenxuejiang"
Huojia Jiang Zhongpian Xiaoshuoji

Zouru Fengxiangdi

“安徽文学奖”获奖中篇小说集

走入枫香地



290740226



安徽文艺出版社

走入枫香地

刘景龙 严云绶 主编

责任编辑:左克诚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省地方志印刷中心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875

字数:420,000

版次: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612-1/I·1499

定价:2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方兆祥

这里辑辑的是历届“安徽文学奖”获奖的中篇小说。

安徽文学奖是经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内最高层次的文学奖，目的是鼓励创作，促进精品力作问世，培育优秀文学人才成长，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从而推动文学创作的繁荣，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安徽文学奖始创于1993年，迄今已举办了四届，累计有三十多位专业和业余的老中青作家的作品获得了这份荣誉。获奖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集、散文集、杂文集、文学理论专著、电视文学剧本等等。其间，中篇小说在各类作品中占有较大比重，且涌现了一批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在国内产生较大反响，受到创作界和批评界热切关注的作品。现在将它们汇编出版，不仅可以为读者提供一本较为精美的文学读物，而且也借此展示了我省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面貌，同时也是倡导和鼓励出精品、出人才的重要举措之一。

这些作品虽然题材不同，主题不同，艺术风格不同，但它们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生活侧面，不同的人物命运，不同的矛盾冲突，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他们纷繁细腻的心态。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是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人民心声，与某些脱离现实、回避矛盾、自我表现、自我陶醉的

作品是截然不同的。这些作品，在内容上都富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精神风貌，能使读者走进一个真真切切、历历在目的生活场景之中，作家们都相当熟悉他们的描写对象，熟悉他们的语言和举止，熟悉笔下主人公们生活的山村、小镇、工厂、企业、学校和那里的风物人情等等，所以给人们的生活实感很真切。在思想上又都融进了作家对现实生活以及社会矛盾的思考和认识，有的讴歌了默默的奉献精神，显示出一种崇高的情感；有的表达了在改革开放新思潮启迪下自强不息的觉醒；有的激励拼搏，有的倾诉无奈；有的嘲讽了不健康的世风和与之相关的不良心态，有的以戏谑笔调批判了与改革开放新形势极不适应、极不协调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守旧习气。尽管各篇作品的思想深度还存在某些差异，但总的来看，大都能不同程度地给读者以激励或启迪，能令读者在这些小说世界里感受人生、领悟人生、领略积极人生的内涵。在艺术表现上，这些作品虽然风格不同，但大多崇尚朴实、真切、自然，刻画人物在注重个性化的同时，且常常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既展示人物个别的独特命运历程，又合理地写出历史、环境、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对形成人物性格的影响和制约，能让人物立体化地站在读者面前。至于在叙述描写和语言运用方面，作家们也各有所长，各有所爱。有的幽默风趣，有的简练流畅，有的刻意于警句，有的喜欢娓娓道来，有的在对话上下功夫，有的强调地方风味，成就虽各自不同，但读起来大都使人感到生动、流畅、耐读。这些作品之所以能获奖，我想与上面所说的几个因素恐怕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作品已完美无缺或者篇篇尽是精品。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它们与广大人民渴望的那种具有强烈时代精神和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相统一的文学精品还有相当差距，它们在展现大时代精神风貌方面还缺少应有的广阔视野，在塑造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新人物方面也还缺少震撼人心的力度，在艺术手法方面似乎也缺少点大胆的创新。这些不足，我想将会随着我省作家群体进一步

学好领会好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深入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战的第一线,而得到改进。我们希望在深入生活中,与群众交朋友做伙伴,熟悉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以及他们的苦辣酸甜、喜怒哀乐,并且更自觉地承担起时代和人民赋予作家的光荣的使命和责任,在学识上不断充实自己,在技巧上不断磨炼自己,我们就一定会突破现有的局限,走向一个新的起点,攀上一个新的高峰。

我省作家群体有良好的传统和良好的素质,为发展我省文学事业做出了令人尊敬的贡献,有不少作品曾饮誉全国甚至名闻世界,人民群众对此是满怀敬意的,但他们仍渴望读到更多更好的文学精品——上乘之作、惊世之作、传世之作。

我相信我省作家决不会辜负人民群众的厚望!

1997年9月16日

目 录

序	方兆祥
夏天的公事	许 辉(1)
窟 窿	沈海深(36)
万家诉讼	陈源斌(79)
犹抱琵琶	陈章永(111)
盟 友	季 宇(140)
请调报告	许春樵(197)
老龟煮不烂	李平易(248)
浪漫之舞	钱玉亮(282)
儿本平常	郭本龙(321)
黑白道	孙志保(353)
打工实验	严歌平(388)
黑 锅	曹玉模(444)
走入枫香地	崔莫愁(474)

夏天的公事

许辉

许辉，祖籍江苏泗洪，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曾获《上海文学》奖（1990和1992）、上海首届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1992）、萌芽文学奖（1993）、庄重文文学奖（1994）等奖项。现在安徽省文联《大时代文学》杂志社工作。

李中接到这个任务，是在五月中旬。接到任务之后，领导和他都没感到是个任务，因为这任务只是个意向，还没有具体的细节和要求。过了些日子，人一忙，就把这事给淡忘了，因为不再有人提起；李中自然也不会主动提起，他是无所谓，可去可不去，可干可不干。接下去天突然热了，电视里的天气预报每日都是：“高温，高温！高温！！高温！！！”的报告。叫城市里的人受不了。

这时那任务忽然具体了。于是李中打点了行装，于七月十八日上午前往旅游汽车站赶九点钟的空调车，向夏城方向去。他出差了。

到夏城并不太远，两个来小时就到了。空调车如一只钻在蒸笼里的甲壳虫，那嗡嗡的一点点空调哪里能起什么作用。等到了夏城，李中的白短袖衫已全汗湿。下了车，出了车站，他就打听了路，沿着街道一路找通知上注明的那个宾馆去了。

夏城宾馆在大街边的小巷里，小巷仅容两辆小轿车慢行交会。巷边长了一排参天大树，是法国梧桐，把个巷子遮得无多少阳光，看上去就凉爽多了。

宾馆自然很大，占地甚广，一眼望过去，除了各式各样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建筑外，就是参天大树，这对于煎熬于炎热之中的人来说是个良好的安慰。李中在宽敞的接待大厅里问清了报到处之后，便转而往十三号楼去了。

到了十三号楼，一进门，凉气就扑过来解暑，原来这是有中央空调的一栋楼。李中在服务台说明来意，服务台里那位很年轻，因而也就很美的小姐，破了各处宾馆的惯例，很客气地从服务台里出来，领着李中到二楼报到处去。他们一前一后地走在铺着红地毯的走道里，到了之后，那小姐在那门口说了声“请”，才又转身往回去了。

原来屋子里已经有了七、八个人了，见了李中，大家都起身迎他。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精瘦，倒也显得精明能干，跨前一步道：“请进请进，天气太热，辛苦辛苦，请问你是……？”“我叫李中。”李中说。那中年人马上就反应过来了，忙又说：“噢，李中同志，欢迎，你是第三个到的，路上很热吧？”李中说：“太热了，人又多。”中年人说：“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两个人便面向那六、七个人了，中年人先介绍说：“这位是……李中同志。”又指点着屋里人道：“这位是张主任，这位是刘主任，这位是单部长，这位是赵局长，这位是王总编，这位是朱局长，这位是谭局长。我叫，”内中有人接上说：“这位是江部长。”都笑了笑，一一握了手。江部长说：“请你跟我来一下，你住在二三〇房间，跟老汪住一个房间，他人胖些，夏天日子不好过，你们以前不认识吧？”李中说：“以前不太熟。”江部长又问：“怎么老夏没到？”李中说：“老夏我也不太熟，只听说过。”江部长说：“老夏的经验丰富啦，跟他在一块，不用你操心问事，他能把一切考虑得周周到到，他以前也是从我们这里上调上去的。”李中“噢”了

一声。

住下来，江部长就来喊他们去吃西瓜。吃过西瓜，闲聊一时，又吃西瓜，又闲聊一时，又吃午饭，喝了点啤酒。餐厅很干净、清雅、凉爽。吃过了他们就回房间睡午觉。有空调，太舒服了，好像一辈子没睡过什么好觉。他们猛睡一觉，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多钟。起来又闲聊、等人、吃西瓜。又吃西瓜、吃晚饭，又喝了些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这一天过得真不错。李中很快就安定下来了。

吃过晚饭，李中跟老汪一块回了房间，在房里坐定，李中道：“近晚了天怕能凉快些，你我二人不如出去走走，不知你以前来过没有。”老汪道：“没跑头，小城市，没啥跑头，况且外头的高温我也受不住，我人太厚。”李中想想道：“你这话确有道理。但这地方我以前从没来过，总得知道是个什么样子。那我就出去走走了。”老汪道：“你去你去。”又说：“不如我洗过澡把水给你放好，你回来也能清静清静，这里的热水晚了恐怕就没了。”李中说：“麻烦你，那我就出去了。”

李中独自一人倒也随便。出了大楼，暑气顿时扑面而来，身上脸上都感到热烘烘的，虽说已是天初黑的时候了，但暑气也见不着有多少消退。李中晃晃荡荡、东瞅西看，就到了街上，街是长街，似望不见尽头，路灯一路去了，橙红的一线。街边人行道上有树，梧桐，枝繁叶茂，李中便走在人行道的梧桐树下，很有节奏地慢迈着步子，一步一步地往前去。

原来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等并不遵守交通规则，都在护栏内的机动车道上慢行慢逛，这也许是入夜的原因。街上的人都着短裤或短裙，在晚间的朦胧光里，虽瞅不出个详细，但也能感到这小城市的人健康、饱满、旺盛。李中一路走去，不觉已到了一处十字路口，右手的方向似乎更宽阔些，人来人往也好像多些，李中便往右手去，抬腕看看表，已是十点多钟，天上的星都早已出齐了。

走过五、七十步，身边渐出一道护栏，原来下边有水了。李中这才发现是到了这城市市中的一座小湖边，湖边的灯光倒映在水里，使李中能推测到那一边有多远。脚下的人行道也渐宽渐阔，围栏边和人行道上的乘凉人也渐多起来，大都是一领小席甚至就是一方报纸，人手一扇，轻摇慢扇，有些孩子则趴到护栏上玩，但也玩得安静。

李中顿觉凉爽了许多，虽说身上仍不间断地逸出汗来，但毕竟因为有了水，人的感觉就好一些。李中便仍往前走，只是走得更慢，在坐着乘凉的人中间，择路而行，倒也别有趣。

再走一段，人行道终端变成一个小广场，场上的人更多，耳边不时有芭蕉扇扑在腿上身上的响动。李中便寻到一处护栏，趴在上面，望着脚下的水，听着身后的人声，心情倒真的安静下来了，觉到盛暑时在外地能觅到这样一处地方，也真有点情趣。

才这么想着，耳边隐隐地，竟有一曲丝乐飘来，在耳鼓里拨得好清晰，点滴分明，而且动情得很。李中颇感惊讶，便四下里望去，望仔细了，才望见宽宽广广的水中，似有一座小岛，在夜色和星光里，若隐若现，若即若离，飘飘缈缈的，望不太真切。

李中想，这便是了，那丝乐必是从那岛子上飘来的无疑。这样想了，便愈发静下心来，竖起耳朵，去捕捉那若即若离的曲声。古人云，心诚则灵。背后的嘈杂声一隐去，那丝乐真又飘然而至，奏在李中的耳鼓里，声不大不烈，却处处清晰，点滴分明，甚是动情，如泣如诉一般。李中听得了，心里竟泛上些酸酸的味道，抽抽地有情而至。这样一直逗留到夜深，才转返宾馆。老汪自然已将洗澡水代他放好，他谢过老汪，跳在池里洗了好澡，便上床去睡了。空调自然叫人睡得好，一夜无语。

第二日晚饭后，两人又来到房间里，李中道：“老汪，昨晚怎样？留在宾馆也很闷人吧，不如我们一起上街里走走，我发现一处地方，有个湖子，可以乘凉，很不错。”老汪道：“那地方，我去过的，人

声太乱了些。”又道：“我也发现一件妙事，待天黑了，夜风起来了，可以找一领席头或带张报纸，上宾馆院里的草地上去坐睡，那可真风凉死了。”李中道：“那我就还去逛逛。”老汪道：“好。”

李中便又出了门，往湖那边逛去。不觉间就来到湖边护栏旁。广场上仍是一地人，有三三两两的，有独坐的，有一对人儿趴在护栏上喁喁私语的，有在人多处昂首信步的，嘈嘈杂杂，但人声却并不大，加在一起更像一种很丰富的背景声音。李中走到此处，短袖衫已被点点汗珠儿给洒得有湿有干了。天上还是一天好星，湖上有些小小的风儿拂来，也能显示出盛暑夏夜的一点柔情来。

李中在护栏上趴着，那背景声音在身后深远、丰厚却喁喁地绵绵响来，这时他心便静了，心间想，这倒真是一个好去处。正想着，那柔柔的丝乐声竟又在耳畔浅浅泛起，如泣如诉地来漫他的耳鼓，声音虽然不大，却点滴分明，处处清晰，情深意笃，叫人起抽泣倾诉的愿望，叫人想象小孩子那样毫无顾忌地委屈地嚎啕大哭一气。李中这会也不知自己是怎么了，心里有些抽抽的，好像自己受到了许多委屈，许多艰苦，现在突然遇见了一个知音，心弦叫她给拨动了，就想靠在她身上，依靠她，叫她给自己些安慰和支撑。李中想不出原委来，因为他一直还算顺利，没遇见什么大反复；或许是在城里过得长了，叫生活里的琐事给弄累了。

这样一直到深夜，李中才转返宾馆。洗了澡，身上清爽了，空调又清凉凉的，正好睡觉。一夜又无话。

李中来夏城的第二天上午，人到得差不多了，会议就按期举行。其实也不是什么很正式的会，主要是先介绍本市情况，这情况包括各个方面，经济、地理位置、特产土产、风景名胜、改革形势、企业状况，有突出表现之人物等等。因来开会的都不是一般单位的一般人士，所以市委书记、市长等一千人都到了，以示重视。

按照惯例，有关人士都发了言，讲了话，作了表示，上午散会

时，已在十一点半钟，散会后略坐一坐，几十个人便鱼贯而入餐厅就餐，到这时大家也真都饿了。

餐厅十分风光，宽宽敞敞典雅雅雅的，跟大城市的中等宾馆并无二致。最受欢迎的当推餐厅里的四台立式大空调，虽然噪声有一些，但阵阵凉风袭来，使人神清气爽，全忘了天还在盛暑之中。大家都坐定了，李中身边正好坐着江部长，等着上菜的时候，江部长便跟李中说道：“怎么老夏还没来，也没电话来，大家都在等他，他不来这会开着还真有点不安心。”李中道：“可否打个电话去问问？”江部长说：“电话已经打过了，那边说老夏来是一定要来的，但什么时候来却不能定，叫我们按计划先开着。”李中道：“那暂时只好这样了。”停了几秒，李中找个话题问道：“江部长是哪里人？”江部长说：“我就是本地人，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年。”李中道：“那真是老夏城了。”江部长说：“老夏城倒不敢说，对大街小巷，方言土产倒都了如指掌，这几十年也把全市四县的每个乡集都跑了一遍。”李中闻说，口里连声赞道：“了不得，了不得！”

正说着，菜都上来了，江部长也忙起来，开了酒瓶，给桌上的每个人斟满。酒是古井贡酒，刚才李中从餐厅处的小卖部走过来，看到过这种酒的标价，每瓶是七十三块五毛，他自然是不会买的。酒斟好了，市委书记便跟各位碰杯，喝了一会，又上来几样炒菜，都是水里或天上的动物，大家便伸了筷子去夹，江部长说：“这道菜有个名字，叫双凤戏鲤。”老汪道：“怎么叫双凤戏鲤？”江部长说：“这是两只幼鸽，就算凤了，做起来都有讲究。”老汪道：“什么讲究？”江部长说：“先把幼鸽的气道掐住喽，这气道就在翅上，外行人摸不准，自然做不成。掐住喽，幼鸽就昏睡过去，毛、翅都不乱，心血也不乱，鸽味就正。”李中道：“这真不容易。”江部长说：“那是。”又道：“然后将整鸽拿在笼里蒸，要烈柴猛火，过十多分钟就好，出笼后再去毛破膛，那鲜嫩味道已留在鸽肉里了。”

众人听了他的宣传，各自都跃跃欲试，撕夹了鸽鲤肉放在嘴里

吃，肉味果然鲜嫩，在嘴里咀嚼如同吃细水嫩豆腐，其味美妙无比，都赞不绝口。正吃着，说着，赞着，又上来一道菜，酱汁瞧上去挺浓，颜色却黄，呈淡蓝白色，服务员端它上来的时候，那一阵清淡香气便溢了满桌。老汪道：“这又叫什么名字？”市委书记道：“这叫金雀争春。”李中道：“怎么叫金雀争春？”书记道：“我们夏城市夏城县北部，有三种地貌，靠北是平原，那真是一马平川，没一点坑坑洼洼；往南走上几十里，地势渐高，平均约高出平原区五到二十米，是老大的大草场子，那也望不见边，只是有少量的缓坡土岗，不如平原区平展；再往南走上几十里，就是丘陵岗地了，虽不算高，却也有险峻之处。夏城县的妙处就在这里。”

众人都咋舌。书记又道：“在草场区就有一个集镇，叫金雀镇，也是个好地方。草场上生着一种叫雀，小巧玲珑，独独生在夏城县的草场上，就叫金雀，喜欢鸣叫，叫起来好听，这菜便是拿金雀制成的，在外地还吃不到。”众人都听得入迷，待书记讲完了，纷纷一饱口福。老汪边说边道：“难得难得，不知这种金雀可好喂养。”江部长说：“不好家养，放在鸟笼子里半天，它就郁闷死了。”听了这话，大家都唏嘘不已，一时间，只听得见酒具、餐具和牙齿响了。这顿饭也只吃了一个半小时。

当日的晚餐陪客就少些，因此减了两桌。因夏日里天黑得晚，所以天还大亮，众人便三三两两鱼贯而入餐厅。江部长仍在李中旁边就坐，李中随口问道：“暑热盛夏之中，咱们这城里人晚上到哪里乘凉最好？”江部长想了想道：“这个还真说不准。”李中道：“市里有个小广场，广场边上有个湖，我昨天晚上饭后逛了去，那地方还真凉快点。”江部长说：“凉快可能真凉快点，就是太嘈杂，吵人。我也是老长时间没在晚上到那里去了，太忙。”李中说：“就是，太忙就分不出时间来。”江部长说：“没有办法。”

菜都上来了，有个男服务员拎了一捆啤酒来，放在桌子边，江部长对桌子上的人讲：“天热，咱们就不喝白酒了，喝点啤酒，也能

消消暑气。”众人都说“随便”，服务员便开了瓶口，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满杯。

啤酒难不倒人，因此在座各位都开怀畅饮。边吃边喝中，江部长说：“我们都想着老夏能来，他却不来，叫人想他。”大家听说，都笑起来，老汪道：“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他会来的。”江部长说：“那是，只是迟早的问题。”李中说：“没错。”

转瞬间一天就过去了。虽说是坐在屋子里头听情况介绍，但那种盛夏酷暑的味道仍在许多地方趁隙而入，叫人过得很难。这一天过去之后，到第二天上午，按照原订计划，就是集体行动，到附近的一些工厂、集市、单位等等去听介绍、听汇报、去参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老汪在晚上看电视时已经注意了天气预报，未来的几天仍是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高达四十二度，这是个要命的数字，老汪连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谁叫咱们摊上这档子事的。”

第二天上午，吃过早饭，三部小面包已经来了，这次他们一行人由王市长和江部长等人陪同，市里有关部委办局也都来了负责人。李中他们上了车，车便相跟着驶出了宾馆，往街上去了。

街是新街，水泥路面，宽敞，有行车护栏。车开着，老汪问道：“这是新街吧？”王市长说：“这是新街，是前年才建成的。老街在里面，大大小小也有二、三十条街巷，前几年北京来人拍外景，就选在老街上，都是石板路。”李中道：“现在老街是越来越少了，我前些时候看到个资料，说我们国家有特点的老街，到下个世纪初，就要全部没有了，到那时候就看不到了。”王市长说：“这问题确实有点麻烦，老街大都是私房，不好统一规划，统一安排，而房子，道路等等，是迟早要坏的，不保护怎么行，但修缮、保护又需要资金，这笔钱从哪里来，又怎样分配，都是不好解决的问题。还有，老街的居民也要现代化、赶潮流，也要变着法子去发展经济，去挣钱，这都是正当想法，你总不能以保护老街的名义进行阻止吧，所以这里面还有个适

度的问题。”李中说：“确实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面包车在水泥路上开得很快，因为路上的车不算多。行人和自行车都靠路边有树荫的地方走，车外路面上的温度已经渐升起来了，车里还好，因为车窗都开着，风呼呼地往里头吹。

到了老街，一行人都下车，散在车边，阵势好大，来来往往的人都看他们。李中跟江部长站在一起，便找话题道：“江部长，王市长不是本地人吧？听口音不像。”江部长说：“你看得很准噢，老王确实不是本地人，他是淮河边正阳关人，前年才调来夏城。”李中又道：“那他是一家都来了，还是一个人来的？”江部长说：“他是一个人来的，他老婆在正阳关街道上，按说他趁这个机会，把老婆转到城里来，转个干部身份，弄个机关工作干干，不是件太困难的事。”李中说：“他不干？”江部长说：“他不干。”又说：“老王一个人在这里也真不容易，天天吃食堂。胃病也犯了。他干工作也没个时间，白天晚上闲不住，一日一夜能睡三、五个小时就不错啦。”李中说：“王市长真不容易。”

上午由老街管理办公室接待，看市场，听介绍，听汇报，一直到中午才完。大家到厕所里轻松轻松之后，便有管理办公室的一位年轻人引路，往老街的深巷里拐弯抹角地走。大家一边走一边闲聊，闲看。太阳很毒，许多人都拿文件包或笔记本盖在头上，也无人问是往哪里去的，客随主便，主人自有安排，客人不可冒失，不可失礼。转了一气，也搞不清转到了哪里，忽然见到路边的一根水泥柱子上，挂着一面黄旗，上头有几个大红字，叫做“巷子深酒馆”。因为午时天热无风，所以那面旗纹丝儿不动，甚是显眼。带路的年轻人便无所指地向后头喊一句：“到了。”大家才知道到了，便都仰面瞧那面旗，瞎议论道：“巷子深酒馆，这巷子也够深的，叫我自己走出去，怕得转一天。”另一个道：“巷子深是什么意思？讲不出来，哪位给解释解释。”带路的年轻人听见这句话，便大声道：“巷子深是这么来的，以前有句老诗，叫‘好酒不怕巷子深’，就这么来的，说明这

里有好酒好菜，叫大家都来吃，光临光临。”众人都参差不齐地“噢”了一声。讲完了，那带路的年轻人便领着大伙进去了。

酒馆里也深，有三、四层。第一层是门面，煎炒烹炸都在这里，右手是个大通间，摆着三、五张大方桌，供一般顾客猜拳吃饭喝酒。出了门面这一层，往后走，又是一层，约有四、五个房间，一行人迤逦而过，左右望去，见都是两桌一间的雅座，都有人占住了，或喝或吃，各呈姿态，吊扇都转得呼呼的，在座诸君大都赤膊上阵，吃喝得大汗淋漓，好不叫人羡慕。

出了这一层，再往后走，又是一层，人从过道里走，左右两边装着雕花门，门上门下大红大绿，虽有些土气在里头，但也反映出不少民间文化意趣，颇吸引人的眼目。各门的门楣上都挂着一块横匾。上头各书着：杏花厅、桃花厅、榴花厅、梨花厅、桂花厅、牡丹厅、鸳鸯厅、猛士厅等等。众人都驻足观望，嗟叹不已。那带路的年轻人道：“人各有喜好，结婚新禧的爱挑鸳鸯厅、谈朋友聚会的爱挑牡丹厅、哥们义气的爱挑猛士厅，春暖花开时杏花厅、桃花厅日日都爆满，预定房间有时得提前三、五天。”各位听了，更加叹息不止。看了一时，议了一时，便又往后一层去了。

后一层便是最后一层，原来是个偌大的院落，院落里头，错落有致地散建着一些仿古建筑和现代建筑，规模都不大。院中空地上挖了些小池，拿水泥抹上，各池间都有人工的弯曲小水道通连。池中大多植了荷，也有放了鱼的，并不是观赏鱼，都是些鲤、鲫之类，浮上游下，别有趣趣。进来的人立时散到各处，去看新鲜，原来那些零散的建筑，也各有名堂，中国式的，叫北京厅；日本式的，叫东京厅；巴黎厅、香港厅和纽约厅倒分不出彼此来，这当然都只有大概的区别，不能严格对待。众人赞不绝口，纷纷落座四方乱看。院中还有些竹丛树影，甚是雅静；风扇也都开了，风来风去，也挺凉快。众人都道：“好去处，好去处，想不到夏城这巷子深处还真有藏而不露的。”众人都抚掌大笑。